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拾柒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PDG

諸王即通經術而專
與諸州都督亦非善
政具在宋前
良未從
政云猶
非探本之
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一

唐

太宗文武皇帝

〔貞觀〕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帝次等爲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

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遣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恪督安州數出畋獵

顏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免官後褚遂良言皇子典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數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爲然安州注見前柳範解人褚遂良字登善亮之子

制釋奠以孔子爲先聖舊制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饗至

是房玄齡等建議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饗詔從之

定律令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

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

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

是頒行之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

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劉德威徐州彭城人

二月豫爲山陵終制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志在儉

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幸洛陽宮

上至顯仁宮

隋書地理志壽安有顯仁宮蓋安故城在今河南府宜陽縣

官吏以闕儲侍被譴魏徵

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乘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

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

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

昔過此買飯而食餽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

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于民今悉爲我有正

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三月丙戌朔日食

詔行新禮房玄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爲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

以師道自居

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欲明節婦禮法吾受公主賜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禮

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以盛簪栗服修盤饋沃手而進食于舅姑也

夏六月以荆王元景

弟

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

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元圃院

唐室之衰
由方鎮跋扈
不馴得
自專世襲
故耳太宗
令元景等
世襲刺史

雖行之
旋即停
年旋即
能然已
矣開其
端有

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過失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人

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幾二十餘年皆無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尙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于可修之時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此年豐饒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卒密困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計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敵寇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今日而難之乎欲爲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彊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卽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不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輕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艱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離震之以威怒亦皆稅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緒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過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廢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積多威怒徵厲乃知費不期驕富而泮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謹詞積多威怒徵厲乃知費不期驕富不期修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末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怠以致禍將及身而尙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于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致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虞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進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誦公之疏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堯章

冬十月以武氏爲才人

劉友益曰書此誰亂始也

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

美召入後宮

品當塗以致九
士衡夫人遂
其地望品無
有寒門下品
無勢族不及
譏相沿晉不
隋太祖舉賢
變初足賢
漢論英
立砭足
且使姓譜
頌天既
知衰世舊
門不勳與
興朝而天
相抗氏族
潰為亦猶
不家之薛
周先膝之
法不之吹
然失以書
求矣之吹

〔戊〕十二年春正月頒氏族志上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徧索天下譜

謀質諸史籍考其真僞分爲九等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爲婚嫁必多資財幣或舍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

以妻族相踵上惡之故命士廉等考定甲乙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布衣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辟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

衰替而猶印然以門第自負取驕松檟無復廉恥不知世人何爲貴之今三品以上皆以德行勳勞文學敦位貴顯彼衰世舊門何足慕哉今欲盡止說謬舍名取實而鄉習猶以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

之情也乃更命判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皇族爲首外戚次之崔盧李鄭諸族又次之凡二百九

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于天下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

儲侍上怒曰此乃亡隋之弊俗也

贈隋堯君素爲蒲州刺史君素守河東事具前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

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閏月庚辰朔日食

帝還宮

三月宴五品以上于東宮時以皇孫生故宴于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

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

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遠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遠上曰今日所爲亦何以異于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彊

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綬，降下獄之，雖以臣言而罷免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諡文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

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世南等獻聖德論，上賜詔曰：「稱論朕太

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一月，置屯營飛騎。

初，置左右屯營飛騎于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

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以從遊幸。

十二月，以馬周爲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

類，揚摧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以霍王元軌

帝之弟

爲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

士劉元平爲布衣交。人問元平王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

「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于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西突厥乙昆咄陸可汗立。

初，西突厥咄陸利失可汗

前咄陸可汗之弟，先是統葉護諸父莫賀咄陸統葉護而自立

爲屈利俟咄可汗，國人不附立，統葉護之子怒力特勤爲乙咄鉢羅肆葉護可汗，已而俟咄爲莫賀設之子泥孰所殺，肆葉護爲國人所殺，走死，泥孰立爲咄陸可汗，咄陸死，弟同娥設立爲沙鉢羅咄陸利失可汗。

分其國爲十部，每部酋長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

本論
守成
難守
易守
率無
向舊
正之
復之
茲不
論

敬德
時唐
業未
秦慕
未可
敬德
不知
勳而

咄陸置五大噉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通謂之十姓至是咄利
失失衆心爲其臣統吐屯所逐走焉耆尋復得其故地西部遂立欲谷
設爲乙毗咄陸可汗先是統吐屯將立欲谷設爲可汗會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不果立已而四部竟立之中分其地以伊
列水亦曰伊麗水即今伊犁河在伊犁地爲界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咄利失已而咄利失之臣侯利發與乙毗咄陸通謀爲亂咄利失窮整而死其弟子沙鉢羅葉護可汗立討之南庭乙毗咄陸爲北庭

〔紀〕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爲太子少師太子欲拜

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先是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穀洛水溢上書略言創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

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上深嘉之及是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雖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于安逸守成難

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乎富貴禍亂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

海之福也

永甯公王珪卒諡曰懿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于令三品以上當立家廟

珪祭于寢爲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爲之立廟以愧之

二月以尉遲敬德爲鄜州元魏置今隸陝西都督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

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

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癰瘡上流涕而撫之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

屈突通等進言而太有宗不疑混定大業已百戰之身經而忽萌反側之念者使太宗果懷疑忌雖又安能遽爾冰釋異辭至謂則辭謝尚主弘是謝借宋弘以傳會其妄而不知其妄

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尙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沒官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詔停襲封刺史 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封刺史于志甯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莊王事晉正欲留之也則欒黶之惡已彰晉士執爵與其毒害于見存之百姓甯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適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乃詔停之

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

克終者有十謹用條陳裨萬分一 初唐淨寡欲化及荒外今萬里遣使訪求怪珍一漸也初唐民如子不輕奪爲今寢奪肆輕用民力二漸也初

役已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于口而樂身之事實切于心三漸也初親君子遠小人今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雖然並進玩好之物無時而息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議佞得行守道疏閑六漸也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今晨出夕返馳騁爲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詰責細過忠款不申八漸也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欲無事與兵九漸也初顯年霜早疏奏上深獎歎報云

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

秋七月立李思摩諱利族為突厥可汗。先是突厥結社率突利弟作亂。伏誅。

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會上幸九成宮。結社率陰結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開帥衆擊斬之。于是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

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孰侯利苾可汗。賜之。

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威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諭令各守土疆。無或踰分。薛延陀奉詔。于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于河北。命趙郡王李藝

等齎冊書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本安得滋榮。朕不用親徵言。幾致狼狽。

八月辛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楊師道字景武。隋觀王雄子。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劉洎。字知

政事之名始此。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初高昌王麴文泰多遇。

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詔令入朝。又不至。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

焉耆訴之上。遣使問狀。文泰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噉于

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上怒。欲發兵擊之。薛延陀可汗遣使請為

鄉導。上猶冀文泰悔過。復下璽書以示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

至。至是乃遣君集及薛萬均將兵擊之。

易以道陰陽事皆經孔政子事皆經義禮深長若儒補苴後氏傳亦浮夸失實書可與倒置抗衡時取士以篇帙繁簡小經之務口是專為功無實于窮經實

太史令傅奕卒。初上嘗謂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

佛書乃中國邪僻之人竊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

于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及是年八十五卒，臨終

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行于世。奕精究

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術，所擊輒

碎，長安士女輒執如羊，奕謂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庚子〕十四年春二月，詣國子監。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

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以

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于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

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議籍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讀之正

三月，流鬼國杜佑曰：在北海之北。入貢。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重譯而至，上以其

使者余志為騎都尉。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唐西州交河郡，治前庭，即漢車師前王庭也。注已見前。高昌王文

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即瀚海也。居二千里，地無

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石，憂懼發疾

耳失者出燒知泉行刺戈沙風彼能地人可卽舊之羊旬阻高學
實流子之如之且郵壁磧寒所限險爲知見再說走奴遠昌也
之紀畏言刀應有傳耳不風謂也之故事掣唐千失猶特
口載法仍如可靈過今過之熱且所非在庭入兵狠一襲其

卒子智盛立刻日將葬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

吾討之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于是鼓行而進詰朝攻之

及午而克智盛出降高昌龜氏自嘉至智盛凡五世百三十四年而滅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

戶八千四十六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

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于

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爲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

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上

不從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于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

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

一十八里君集之滅高昌也私其珍寶將士競爲竊盜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職半文奉上雖曰命將出征苟能克敵無食可賞若其敗績雖難可諺漢之李廣利南之韓擒虎皆實頭謂

以劉仁軌字正則梓州射洪人爲櫟陽丞初陳倉折衝都尉魯甯坐事繫獄自恃高

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

而斬之仁軌曰魯甯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

徵侍側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多如魯甯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

卒受封賞今君集等雖自註羅綱顯矣上乃釋之

軌爲櫟陽丞

上將幸司州校獵仁軌上言大檢未備使農民供獵事治道查橋動費一二萬工願少停旬日則公私俱濟矣上賜書嘉其遷新安全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歷

時戊寅歷以癸亥爲十一月朔李淳

風表稱古歷分日起于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傅仁均減餘稍多子

初爲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詔更定服制

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

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以太常卿韋挺爲封禪使

先是羣臣再請封禪上命祕書監顏師古議

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事在十一年至是百官復請故有是命

東封爲官乃罷

〔辛丑〕

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

宗室女

嫁吐蕃

先是吐蕃贊普棄宗弄讚

遣使奉表求婚上未之許弄讚遂帥衆二十萬進寇松州

唐置今四川松潘衛是

命侯君集擊敗之弄讚懼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事在十六年至是弄讚

遣其大論

吐蕃國相之稱

祿東贊獻黃金珍寶爲聘

上嘉祿東贊善應對欲以環郭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有婦父母所聘不

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請公主陪臣何敢先聖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

乃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

蕃贊普大喜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

其國

人皆以精塗面公主之贊贊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道其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博州清平人判定陰陽雜書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

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爲之敘質以經史世其宅經曰近世巫祝妄分五

姓如張王爲南武庚爲羽以取諧韻至于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轍分置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微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錄命曰錄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修之然長平賦卒未聞共

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籍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緣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因

以爲窮達天壽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辰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殿之則朝而寢不毀則日中而寢

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于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誘子辭諸之輟擇地遷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遠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于臨窆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

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龜論五姓陰陽家以五音配姓而定其方向如趙姓角音宜坐丙向寅之類三刑如寅刑巳之類六合如子與丑合之類

起復于志甯爲太子詹事詹事于志甯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

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使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

甯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

志甯寢處苦塊竟不忍殺

冬十一月以李世勣爲兵部尙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

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

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薛延陀攻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子大

度設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

使告急詔遣李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其疆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瘁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數

思摩燒薊秋草復繼線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前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世勣敗薛延陀于諾真水開三省注在雲中

北城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值大雪人畜凍死

者十八九世勣還軍定襄薛延陀既敗遣使謂婚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媾以撫之耳房玄齡曰兵凶戰

危臣以爲和親便先是契遼何力省母涼州其故部劫之以降薛延陀何力不願拔佩刀割左耳自誓會省使者自薛延陀來言其狀上卽命兵部侍郎崔敦睦持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與公主妻之尋求何力何力由

是得歸進上言薛延陀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豈可食言何力因請敕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上乃詔幸靈州與真珠可汗會禮真珠大喜益搜賦馬羊充聘薛延陀本無庫廩調數諸部不返集又度曠

之水草畜口耗死過半失期不至乃責以聘禮不備詔絕其婚停幸靈州契遼何力鐵勒哥撈莫何可汗之孫崔敦睦字安上咸陽人新與公主帝第十三女後嫁長孫曷

〔寅王〕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勣說泰以古之

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于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

上之泰月給輪于太子諸遂夏上疏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上從之上又令泰

徙居武德殿魏微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者不可處之嫌疑之地上遣泰歸第海陵元吉追封王號

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

于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踰六旬用物

勸秦招
土書蓋
欲效天
開館之
而味于
淮陰良
經途之
諫亦僅
其月給
而于門
如市無
所規正
習見瀛

舊事忽而不察，忽而不察，忽而不察。法于涼，歟？不。能為太宗。諱人者，制。節用，亦必。有程，無容。過濫，何官。太周，會。世子，不計。諸侯，蓋即。多寡，不義。而後，世乃。曲解，附會。以逞其欲。傳曰：教以。義方，勿納。于邪，厥後。承乾不終。豈非太宗。諒謀不能。始之，皆能。

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

秋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

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此者弟子魏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

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

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

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

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

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

詔。上嘗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社之福也。上嘗問徵比來朝臣，殊不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狗國者，實愛身者多。

彼長罪故不言耳。房玄齡、高士廉、魏徵等少府監寶德素于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豈

有不應知者？使所營者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問侍臣曰：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臣安得而亂之？苟不治，雖

暴虐誅，雖有其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北門南牙，唐正牙在南，玄武門在北，南門公卿出入北門，宦官私人所出入也。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并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并

坐賊法所
不宥原功
而滅死爲
流華以周
官八議未
爲大失何
至席蕞南
郊其事實
非稱情太

沙鉢羅葉護之衆自恃疆大遣兵寇伊州郭孝恪擊敗之未幾乙毗咄

陸爲其下所逐

乙毗咄陸擊破米國不分虜獲與其下又斬其將泥孰吸泥孰吸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走保白水胡城米國胡三省注一曰彌未治未息德城北距康

里百

於是所部詣闕請更立可汗上遣使立莫賀咄之子爲乙毗射匱

可汗乙毗咄陸奔吐火羅

唐書西域傳一曰土豁羅居窺西烏濫河之南古大夏地

冬十一月高麗泉蓋蘇文

泉姓蓋蘇文名亦號蓋金

弑其王建武

高麗東部大人泉蓋

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知之勒兵盡殺諸大臣

因馳入宮手弑其王立王弟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

兼兵部尙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

蓋蘇文狀貌雄偉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出行前導是呼人皆奔避不避航谷

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職貢不絕爲賊臣所弑朕甚

哀之但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耳

已而遣使持節册命高麗爲遼東郡王

廣州都督党仁弘

馮翊人

有罪徙欽州

隋置今屬廣東廉州府

高祖之入關也党仁弘將

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迹至是爲廣州都督坐賊當死上欲宥之

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今朕私党仁弘而欲

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蕞於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

羣臣以爲自貶太過頓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

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引爲庶人徙欽州

詔議反逆緣坐律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敕八

座議之議者皆以爲秦漢之法反者夷族宜如刑部之請給事中崔仁

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

國用
中典上從之

〔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徵文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

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

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辭不受以布車載

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制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

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

歿朕亡一鏡矣

以張亮鄆州樂
陽人爲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會亮

出爲洛州君集謂曰我平一國來逢嶮如屋大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

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它人若下吏君